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1, 2026, pp.105-116.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1.09>



达纳的航海叙事与海洋民族共同体想象

段波 (Duan Bo) 张瑞影 (Zhang Ruiying)

摘要: 理查德·达纳的航海叙事参与了 19 世纪美利坚海洋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性建构: 首先,《两年水手生涯》等作品通过航海见闻的文学再现,将海洋冒险精神、“男子气概”“帝国气质”塑造为民族性格的核心特质,成为新兴民族的精神图腾;其次,这种海洋叙事构建了独特的民族身份话语体系,作品通过将个体海洋经验与国家命运相联结,形成了“海洋天命”的意识形态框架,为海外扩张建构了文化合法性;最后,达纳对加州沿岸以及加勒比海区域的详细记述与美国的海洋扩张战略形成历史呼应,客观上支持了美国在上述区域的霸权扩张。

关键词: 航海叙事; 海洋秉性; 海洋民族共同体; 男子气概; 海外扩张

作者简介: 段波 (通讯作者), 浙大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海洋文学与文学跨学科研究。电子邮箱: jamesduan@163.com。张瑞影, 平舆第一高级中学讲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研究。电子邮箱: 2335479082@qq.com。

Title: Dana's Maritime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American Maritime Community

Abstract: Richard Henry Dana's maritime narratives contributed to the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maritime commu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rst, works such as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us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seafaring experiences to shape maritime adventurousness, masculinity, and an imperial ethos as core traits of national character, turning them into spiritual totems for the emerging nation. Second, such maritime narratives constructed a distinctive discursive system of national identity. By linking individual maritime experience to national destiny, they formed an ideological framework of "maritime manifest destiny," establishing cultural legitimacy for overseas expansion. Third, Dana's detailed accounts of the

California coast and the Caribbean Sea correspond historically with America's maritime expansionist strategies, objectively lending support to U.S. hegemonic expansion in those regions.

Keywords: Maritime narratives; Maritime attributes; National maritime community; manliness; Overseas expansion

Author Biographies: **Duan Bo**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specializing in Anglo-American se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Email: jamesduan@163.com. **Zhang Ruiying** is a lecturer at Pingyu No.1 High School (Zhu Madian, 463400), specializ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2335479082@qq.com.

理查德·亨利·达纳 (Richard Henry Dana, 1815–1882) 是 19 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海洋作家之一，他以自己的航海经历为基础，创作了《两年水手生涯》(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1840, 简称《两年》)、《古巴纪行》(To Cuba and Back, 1859) 和《环球航行记》(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1859–1860) 等多部广受好评的非虚构航海叙事作品。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致信达纳赞扬他的《两年》(Lucid 1: 50)，麦尔维尔 (Herman Melville) 盛赞《两年》是一本“无与伦比的”书 (156)，劳伦斯 (D. H. Laurence) 称赞《两年》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书，包含海量的、极其有用的知识” (121)。尽管如此，达纳研究的处境颇为尴尬。^①事实上，达纳的航海叙事不仅塑造了美利坚民族的海洋文化身份认同，也为美利坚海洋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深邃的海洋精神内涵，赋予其中的人物群像厚重的、典型的海洋性格底色，同时也借此扩散了“海洋天命”思想，客观上支持了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扩张。

一、“勤劳进取”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

“想象的共同体”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用来界定民族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概念，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5)。就美利坚民族这一“共同体”而言，它在 200 多年的历史中从一个英属殖民地居民发展演变成一个融汇世界民族的融合体。众所周知，美国被称为“大熔炉”，往往指的是其多元的民族和种族构成，其民族和种族数量之众，常常令人惊叹。由于民族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往往给美利坚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带来巨大挑战。譬如，北美 13 个殖民地由于建立时间和所处地域的不一，加上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文化习俗和种族结构的差异，因而地域观念和本土意识比较强，这对民族的整体认同形成挑战，因此“13 个殖民地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发育相对迟缓” (李剑鸣 515)；后来，在“热爱自由和追求权利的基础上，北美居民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念”，“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为殖民地居民提供了一个认同的基点和联合的基础” (李剑鸣 518)。此后，他们基于共同居住的地域而获得一个整体名称：美利坚人 (America 或 American)。但是，美利坚人到底拥有哪些典型的民族特性？这是美国人或学者试图厘清的重要问题。就达纳而言，他试图通过内在认同与外在边界双重维度来构想和塑造美利坚民族共同体：一是通过融合“独特的集体经验” (Said 332) 来强化民族认同；二是依赖与“他者”民族的对照来确立自我身份，这种建构逻辑印证了萨义德

(Edward Said)关于身份认同的本质论断——任何群体的自我定义，“归根结底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Said 332)。

达纳首先通过预设美利坚民族共有的“进取精神”和“家国情怀”等核心特质，试图为“把美国当成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来进行假定和构建”(Bendixen and Hamera 5)提供价值基础。在达纳看来，美利坚民族是一个“积极进取”^②“精力充沛”(104)和“男子气概十足”(205)的民族。在《两年》中，达纳用一章的篇幅来渲染美国水手们“勤奋劳作”的日常画面。譬如，“朝圣者”号(Pilgrim)的船长汤普森是一个“富有活力、精力充沛的人”，“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懒骨头”(104)。普通水手们也同样勤劳进取，人们绝不会“在一个秩序井然的船上看到站在甲板上发呆或在一旁坐着、靠着的水手”(15)。达纳还把美利坚民族塑造成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的民族。在《两年》中，他多次称呼美利坚国为“祖国”(4)“我们亲爱的祖国”(10)。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共同体“意味着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共同体成员们认同并认为他们属于那里”(9)，达纳正是通过重复“我们的祖国”等概念来塑造“美国等于家园”的概念隐喻，从而强化了“美国一家园”意识和精神归属感。此外，达纳每一次的航行都以回到美国结束，这不仅象征着自我回归家园，更是“为国家的可能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Caesar 18)。可见达纳在《两年》中展现了构建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双重努力：一方面通过整合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质来塑造统一的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则运用“祖国”等隐喻概念来强化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感。这种文学实践实质上是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旨在将分散的族群意识升华为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和共同价值取向的国家民族意识。

其次，达纳试图借助“他者”民族来想象和构建美利坚民族共同体身份，这种方式对他同样重要，因为美利坚的“民族身份只有通过与他者的对比才有意义”(Triandafyllidou 593)。“他者”民族如何成为构建本民族身份的重要工具？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在社会文化的压力下，当缺乏强制性的自我认同标准来满足积极的自我定义需求时，就会转向与自我明显不同的“他者”，特定的民族身份就通过它们的对立面建立起来(151)。具体而言，达纳在《两年》中将西班牙裔美洲人、加利福尼亚人、中国人、古巴人等“其他”民族置于审视的目光之下，坚持认为“美国人”同“其他”民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并基于这些“差异”化修辞来构建民族共同体认同。

一方面，达纳通过将西班牙裔美洲人、加州人、印第安人等民族标签化为“懒惰”，从而建构美利坚民族作为“勤劳”的对比形象。譬如，在南太平洋菲尔南德斯群岛，达纳称他见到了“世界上最懒惰的人”，这些人“什么也不做，连说话都懒得加快语速”(48)。达纳将岛上的西班牙裔美洲人的生活方式建构为“懒散”典型，宣称其完美体现了北美移民发明的“游手好闲者”(52)概念。在达纳眼中，加州人也是一个患上了“加州热”(200)的懒惰民族。此外，达纳通过建构一系列民族刻板印象——墨西哥人的“恐水症”、意大利与俄国人的航运“无能”、加州人/古巴人/中国人的“男子气概缺失”——系统性地塑造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叙事。总之，达纳在其文学叙事中运用了典型的二元对立策略，通过塑造“他者”民族的文化缺陷来反衬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这种对比手法不仅强化了美国民族认同的逻辑基础，更凸显了其试图确立的文化霸权地位。

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差异的是，达纳笔下的美国水手和商人普遍被塑造成具有“更加勤劳”“积极进取”的民族气质(200)。在《两年》中，达纳用一章的篇幅来着重介绍美国商船水手们“勤奋劳作”的日常工作：“朝圣者”号的船长汤普森“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懒骨头”(104)，人们绝不会“看到站在甲板上发呆或在一旁坐着、靠着的水手”(15)。在达纳笔下，正是得益于美国

水手们勤勉尽责的工作，美国商船才会比外国商船更加整洁有序。与之相对，意大利商船船身是“生锈的”（183），俄国商船“甲板的脏乱程度足以让一名军舰水手反胃”（263），而美国商船“警觉”号（*Alert*）“没有铁锈，没有灰尘，没有松垂的索具……一切都整整齐齐的”（205）。勤劳奋进的水手与井然有序的船只已然升华为民族国家形象的鲜明标识。

正是凭借所谓“勤劳奋进”的海洋冒险精神，美国水手和船长不仅“控制了当地的贸易”，并籍此自然而然地“领导当地人”（92）。在达纳眼中，加州自然条件异常优越，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气候和“多个优良的港口”，还有“肥沃的土壤”，这一切倘若放在“在一个有进取心的民族手中，加州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200）达纳的此番论述颇具深意。他首先尖锐地指出加州人因缺乏“进取精神”而导致地区发展滞后的现象，但随后提出的“富有进取心的民族”这一概念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悬念——这个被寄予厚望的民族究竟指向何方？达纳毫不掩饰地抛出了论断：加州应当由“有进取心的美利坚民族”（445）来掌控，这一言论赤裸裸地揭示了其殖民加州的真实意图。达纳最后总结认为，美利坚民族之所以富有“进取精神”，根源在于新教信仰。达纳宣称：“天主教是绝不会在新英格兰传开的……美国船长在一年的时间里要比天主教国家的船长多出将近三周的劳力。……海上的船长永远不知道感恩节什么时候到，水手们没有任何节日”（154）。达纳通过把“更勤劳、更节俭、更有进取心的美国人”（91）的民族秉性与新教关联，一方面强化了美国人对新教伦理的国家认同，同时试图利用“勤劳进取”叙事来削弱“旧大陆”根深蒂固的天主教的地位和影响力。

二、“天生伟大的海洋民族”共同体

由前文可知，达纳塑造“勤劳进取”的美利坚民族性格，旨在服务于民族身份认同、政治权力建构以及海洋文化共同体建构。那何为海洋文化身份抑或海洋属性？“所谓海洋性格或属性，主要是针对较平和的、倾向团结统一的大陆性格而言的，具有海洋属性的民族倾向于形成自由独行、对外扩张、崇尚冒险与竞争等性格。”（段波 64）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界定美利坚民族的性格特征时曾有如下观点，“美国人天生就是伟大的海洋民族”（637）。究其根源，悠久的海洋传统、长期的海事活动以及临海的地理位置等海洋因素深刻影响了美利坚民族的性格，使他们易于形成海洋民族禀性。然而，美国作家在塑造美利坚人的“海洋性”方面同样功不可没。譬如，被誉为“美国海洋小说的开创者”的詹姆斯·库珀（James F. Cooper）就通过他的《领航人》（*The Pilot*, 1824）、《红海盗》（*The Red Rover*, 1827）等十余部海洋小说塑造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海洋性的美国水手形象，譬如科芬、“红海盗”等，从而把典型的水手个体形象升华成国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化身。无独有偶，达纳同样在其航海叙事中将美国水手群体塑造成“最有经验的‘赶海人’”形象（248）。

首先，达纳笔下的美国水手先天对大海有一种强烈的嗜爱。达纳认为，海洋对美国人有一种天生难以抗拒的吸引力，“海洋、有关海洋的歌和海洋故事有一种巫术，只要一看到船只和水手的衣着，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就立即被这种巫术吸引”（460）。托克维尔同样认为“英裔美国人始终对海洋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嗜好”（Tocqueville 638）。美利坚人对海洋的嗜爱首先体现为对自由和海洋冒险的向往。达纳本人正是为了寻求自由和冒险而成为“海洋漫游者”的，他“第一次感受到自由”（21）的场所正是大洋上而非陆地上。《两年》中“朝圣者”号的二副的父亲也是为了让儿子接受海

洋的“自由教育”（21），才将其送到海上的。此外，商船上不少美国船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他们与大海和船舶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朝圣者”号的霍尔虽然年轻，但“多次到过广州”参与中美海洋贸易（23）；“警觉”号船长福肯“一生都在海上度过”（464），他被达纳称赞为“彻头彻尾的水手，对船非常了解，坐在船上就像一个补鞋匠在自己的棚子里一样自在”（219）；大副布朗对“警觉”号的重视甚至“不亚于对妻子和家庭的重视”（207）。达纳认为自己也是为海而生，“我相信我就是为海洋而生的，我在岸上的生活整个来说是失败的”（Adams 1: 332）。对于达纳等美国水手来说，海洋和舰船就是他们的精神“家园”（286）和灵魂归属。

其次，达纳还建构“敢于冒险”“勇于争先”的海洋民族形象。一方面，同船水手之间激烈的竞争画面让人印象深刻。譬如，收帆过程中“每个人都尽力先把上桅帆收起来”（25），首先完成的水手会通过唱歌来宣告自己的领先地位；拢帆工作通常由最强壮的、经验最丰富的水手完成，如果被别人抢先的话会令人“颜面尽失”（26）。另一方面，美国水手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与外国船只竞争的机会，船只入港往往被他们看成“一次划船比赛的绝佳机会”（247）。托克维尔指出，美国航运业蓬勃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正是源于达纳系统性地构建并宣扬的那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冒险文化理念：

欧洲航海家谨慎地冒险出海，他只在天气宜人的时候才启航。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他会返回港口……美国人则忽视了这些预防措施，蔑视这些危险。他在暴风雨肆虐时离开；他日日夜夜把所有的帆都迎风扬起；他在航行途中修理被风浪损坏的船……没有哪个航海家能像他那样迅速地跨越海洋。（Tocqueville 640-641）

诚如托克维尔描述的那样，“朝圣者”号在从波士顿前往加州的漫长航行途中仅仅在智利的菲尔南德斯群岛靠岸进行一次补给。在达纳笔下，美国水手与匮乏的食物做斗争，与坏血病做斗争，与合恩角的致命风暴做斗争，他们表现出一种令托克维尔敬佩的“英雄主义”（Tocqueville 641）。

再次，达纳通过美国船员与外国船员的形象对比，来刻意塑造美国水手群体高超的航海技艺神话。达纳自豪地称呼美国水手为“最有经验的‘赶海人’”（248），譬如参与加州兽皮贸易的船只几乎都依赖“美国人的航海技术”（68），美国舰船“载人能力如此有限但却做得如此出色”（155）。譬如，在一次登陆过程中，达纳在恶劣海况下与其他美国水手“向他国船只展示正确的登陆方法”（249）。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达纳还通过贬抑他国航海者的专业水平，来建构美国水手航海技术的优越性神话。譬如，他有意贬损英国水手的能力，“如果不是我们跟他们[阿亚库乔号的船员]一起涉水，这艘船可能永远也动不了”（248）；他将墨西哥人蔑称为“恐水症”（248）民族；而意大利船员则“像一群‘野胡’”（155），俄国船员则“从未见过的愚蠢和油腻”（262-263）。由此可见，达纳通过航海叙事对比手段，着力构建了美国海洋实力和海洋权力的优越性叙事神话，而英国、意大利与俄国商船则被塑造为技术落后的对比样本。达纳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渲染，不仅展现了美国在船舶制造和航海技术方面的突破，更象征性地揭示了美国试图建构全球海洋权力格局的战略意图。这种叙事策略本质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海洋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表达。

达纳认为，美国在海洋贸易领域的优势源于双重因素：一方面是美国人作为海洋民族与生俱来

的航海特质，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先进的造船工业技术所提供的有力支撑。在《两年》中，性能优越、速度快捷的美国商船比比皆是，好似船舶展览会一般。譬如，达纳夸赞“警觉”号是一艘“公认的好船”，它比“罗莎”号[意大利船]大，大到能装下加州所有的兽皮”（189）；它速度奇快，“从波士顿到卡亚俄只用了八十多天，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快的航行之一。在那里，它甩开了……英国的‘金发’号护卫舰和法国的‘七十四’号护卫舰”（206）。美国快船“藏獒”号（*Mastiff*）也是“美国最好的船之一”，它“速度非常快”（*Lucid* 3: 857）。此外，达纳还把美国商船比作赛马，“警觉”号“就像一匹赛马一样冲了上来”（203-204）。船只如赛马的比喻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达纳为何一直强调美国舰船的速度，因为速度是决定商业利润的重要因素，是衡量商业能力的重要标准，是决定美国能否在海洋贸易竞争中胜出的先决条件。在帆船时代，“警觉”号等美国造舰船凭借“和蒸汽船一样快”（392）的速度为美国赢得了利益，更赢得了国家荣耀。因此，达纳盛赞它是“世界上最光荣的移动体”（393），更是“国家之舟”的光荣象征。究其实，“美国船只膨胀的帆布代表了整个扩张主义事业”（*Rouleau* 3）：飘扬着星条旗的美国商船载着水手、货物、资本在世界海域内快速移动，“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商业能力和实际存在的象征”（*Mattox* 11）。达纳航行至古巴时再次感叹于美国造船业的能力，“所有的比较都是对我国有利的，船的式样等（都有利）”（*Dana To Cuba and Back* 287）。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舰船在当时展现出的航行速度优势，实际上恰恰源于其相对较小的吨位规格和有限的建造预算——这些表面上的“劣势”反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达纳“转化”为机动性优势。18-19世纪，由于资金匮乏和市场变化等因素，“美国的船坞倾向于生产小型船只，最普通的是从船头到船尾配有帆的单桅帆船和双桅纵帆船（长度为40到80英尺，排量为40到120吨）”（*Labaree* 172）。达纳在其航海叙事作品中刻意塑造的船只形象，往往通过其紧凑的船体设计展现出独特的航行特性——这种“小型化”特征赋予了船只更高的机动性与操作灵活性，成为其叙事中美国航海技术特色的重要文学表征。值得注意的是，大约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至世纪中叶以后这段时期，美国航运业和造船业等海洋产业迎来了“繁荣”时期，并“在很多方面标志着美国海洋经济的鼎盛时期”（*Labaree* 272）。因此，当托克维尔于19世纪30年代到美国考察时，其蓬勃发展的造船业和航运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美国人用自己的船将十分之九的欧洲产品运到他们的海岸，同样也是美国人用自己的船将新世界出口产品的四分之三运送给欧洲消费者。”（*Tocqueville* 638-639）托克维尔震撼于美利坚民族展现出的海洋属性与商业开拓精神，这种被达纳和库柏等美国海洋小说家刻意塑造的海洋民族性格促使他做出如下预言：“他们总有一天将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海洋强国。他们生来就是要统治海洋的，就像罗马人天生就是来征服世界一样。”（*Tocqueville* 648）达纳和托克维尔等人对美利坚民族的海洋属性的渲染与预见，成为研究美国的海洋共同体建构与海洋霸权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想与文化资源。

三、“男子气概十足”的民族共同体

在达纳的民族共同体想象框架中，所谓“海洋性”的美利坚民族也是“男子气概十足”（205）的民族。所谓“男子气概”，通常具有六项“具有某种恒定性”的人格和精神品质，它们分别是：勇敢、坚定的意志力、自我控制、自信、责任心和荣誉感（隋红升 127）。达纳笔下的美国男子不仅具有典型的“男子气概”，还拥有十足的“帝国气质”。显而易见，所谓美利坚民族的“男子气

概”，其实是他刻意建构的文化产物，这样的民族“气质”对正在形成中的美利坚民族共同体和帝国形象建构至关重要。

首先，达纳在其航海叙事中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男性气质理论框架，将海洋冒险、勇于挑战与男性身份认同进行了深刻联结，由此来塑造美利坚民族的所谓“男子气概”。达纳在其作品中通过塑造典型的水手形象，艺术化地展现了美利坚民族特有的男性气质。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承载着个体英雄主义的特质，更成为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譬如，在《两年》中，“警觉”号的大副布朗先生是个“‘十足的男子汉’”，他是个“有活力的人，声音洪亮，时刻保持清醒”（205）；汤普森船长“很有干劲”，“全身上下没有一根懒骨头”（104）。作为一名新水手，达纳饱受晕船的折磨，但是依然“使出全身的力气，坚持爬上桅杆”，努力完成刷油任务（9）。当他完成这项任务后，他顿时感觉自己“像个男人了”（10）。达纳的海洋文学形象叙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美国水手群体独特的性别文化心理。他通过细腻的笔触展现了男性气质追求如何成为水手们克服艰难险阻的内在动力。达纳反复强调，“每个人都知道他必须是个男子汉，并且在履行职责时表现出男子气概”（210-211），“每个水手，只要他是个男人，就会毫无怨言地挺过去”（101）。达纳精心塑造的充满男子气概的美国硬汉形象——勇敢无畏、矢志不渝地为美国海洋扩张事业奉献——实质上构成了美利坚海洋帝国构建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次，达纳认为崇尚力量是男子气概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海上生活与陆地生活是极不相同的，正如佩克（John Peck）指出的，“对海上生活的理解是基于‘男子气概’这一观念的理解，其中力量是唯一重要的品质”（7）。在达纳的海洋叙事中，航海生活被描绘成一个严酷的性别竞技场。汹涌的大洋不仅是自然力量的展现，更成为检验男性气质的终极试炼场，在这里，水手们的身体力量与心理韧性时刻经受着生死考验。一位生病的水手忍着病痛也要坚持工作，他“羞于向长官承认情况”，但他还是被嘲笑为“病得像个女乘客”（418）。

再次，达纳在其海洋叙事中建构了一种独特的男性气质范式，将情感克制与身体忍耐视为水手职业伦理的核心要素。这种文学表达反映了19世纪航海文化中特定的性别意识形态与职业伦理要求。在航行途中，新水手们常饱受晕船的困扰，然而，“在船上，身体健康的人是不会同情晕船的水手的，他们总是在比较中显示出他们的男子气概”（78）。在达纳看来，富有男子气概的水手一般是不会流露感情的，而且要“以漠视（伤病）为荣”。在船上，“生病的人得不到同情或关注”，因为“任何怜悯的表情，或任何关注的表现，都会显得像姐妹一样（柔弱）”（295）。由此可见，达纳通过航海叙事建构了一种崇尚武力、排斥怜悯的男性气质范式。在这种意识形态框架下，他将力量与阳刚气质直接等同，而将同情弱者、关怀弱势群体等优良品质贬斥为女性化的软弱表现。这种价值体系与殖民主义逻辑高度契合——它合理化了对“劣等民族”的征服，认为强权民族对弱势群体的统治不仅是必然的，更是符合“性别特质”和自然法则的优胜劣汰。

达纳在建构美利坚民族作为阳刚气质化身的形象时，其叙事策略实质上折射出复杂的帝国气质构建意图。正如格鲁特（Joanna de Groot）所言：“无论是在商业和政府的实践中，还是在写作、旅行和艺术的逃避领域中，男子气概和帝国都相互印证，相互保证，相互促进”（122）。因此，达纳在其航海文学中建构的男性气质范式，实际上参与了19世纪美国海洋扩张的意识形态建构。这种将情感克制与身体忍耐神圣化的叙事策略，为美国的殖民主义事业提供了文化合法性依据。

最后，达纳通过二元对立的性别叙事策略——美利坚民族的“男子气概”与“他者”民族的

“阴柔懦弱”等性别特征——系统性地建构了服务于美国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文化表征体系。为了凸显美利坚民族的所谓“男子气概”，达纳差异化地把“他者”民族刻画成所谓“热衷服饰”“温和柔顺”“胆小懦弱”等性别特征。在《两年》中，达纳将加州人的服饰文化符号与男性气质缺失相连接，“每个有钱的男人都穿得像个贵族，穷人都穿得像破产的绅士”（84），毫无男性气质可言。在他看来，这一“性格（缺陷）是阻碍蒙特雷发展成大都市的唯一障碍”（93）。与注重服饰的加州人相比，波士顿商船“拉戈达”号（*Lagoda*）的水手们的衣服虽然“有些粗糙，打着补丁，还有些旧”，但他们都“有勇有谋”（128）。不论是把加州人塑造成懒惰的、还是注重服饰的形象，达纳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为了“让人质疑他们的男子气概”（Sánchez 174），以凸显美国人的男子气概。在《古巴纪行》中，达纳构建了一套殖民主义话语体系，通过特定的文学修辞将古巴民族气质“幼态化”，以此反衬美国国民性的所谓“阳刚特质”。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策略，深刻反映了19世纪美国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逻辑。这种“幼态化”叙事在古巴游船甲板上展露无遗：

有些男孩子是从[美国]北方各州来的，皮肤白皙，发色浅，体格健壮，声音洪亮，衣着朴素，穿着结实的鞋子，诚实而笨拙；还有一些古巴男孩，他们穿着拖鞋，穿着装饰华丽的马甲和短上衣，戴着一顶有宽带子的帽子，神情既热情又胆怯，面色蜡黄，身材瘦长，声音小，举止文雅，但更像女孩子而不像男孩子。^③

在古巴的田野观察段落中，达纳延续其殖民主义叙事范式，通过人类学式的对比描写，将古巴青少年与美国同龄人置于文明进化论的话语框架中进行差异化建构：柔弱的古巴男孩“在娱乐活动中，更像女孩子，喜欢坐着，用自己的手玩耍或工作……一位美国母亲的儿子比学校里的所有男孩都更有勇气”（87）。在达纳看来，古巴人民的语言、宗教、娱乐等各个方面都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语言方面，古巴人民的“声音和语调单薄而急切，非常迅速，唇音过多，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和孩子气的结合”（47），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像柔弱的、娘娘腔的齿擦音”（208）；宗教方面，“古巴人对过度装饰有幼稚的、孩子气的嗜好，他们的祭坛看起来像玩具店”（89）；娱乐方面，在一场斗牛比赛中，达纳观察到兴奋异常、大喊大叫的观众就像“玩耍的孩子们”（204）。达纳这种将古巴青少年与成人女性化和“幼态化”的文学策略与民族志书写，实质上构建了一套关于男性气质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这种民族志书写实质上反映了19世纪美国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在《环球航行记》中，达纳尤其将中国人塑造成胆小懦弱的形象。1859年，达纳搭乘美国快船“藏葵”号前往香港，途中船只突然起火，船上统舱中的175名中国乘客慌作一团冲向救生艇，导致船员不得不用“手枪来威胁击退他们”（Lucid 3: 858）。达纳在危机叙事中刻意构建了鲜明的形象对比：一方面将中国男性乘客描绘成慌乱失态、缺乏勇气的群体，另一方面则塑造了沉着冷静、充满阳刚之气的美国船长及其夫人形象。通过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手法，达纳笔下的中国男性乘客被表现为在危急时刻争相挤占本应优先救助妇女儿童的生命艇位，而美国船方人员则展现出西方殖民叙事中典型的“勇气十足”的形象。最后，达纳自豪地宣称：“在这种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有那么多一无所知、毫无用处的人[……]为了活命乱作一团；在此情况下我们竟然可以安全地把每只船放下水，把所有的人都装上了船，没有一个人溺亡或者被烧死。”（Lucid 3: 858）非常明显，达纳的叙事建构了一种鲜明的二元对立：中国男性被刻意塑造为怯懦无能、自私自利的负面形象，而美国男性则被理想

化为英勇果敢、沉着坚毅的典范。这种对比修辞不仅强化了东方主义的刻板印象，更通过将中国群体“他者化”的方式，确立了西方殖民话语中的种族等级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叙事策略实际上反映了 19 世纪美国社会盛行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而非客观的历史事实。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达纳把加州人、古巴人、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等“他者”民族塑造成“娘娘腔”“孩子气”“胆小懦弱”的弱者形象，一方面以此凸显美利坚民族所谓的“男子气概”，另一方面也为征服这些所谓“阴柔和顺”的民族提供所谓“性格理据”。在西方殖民话语中，强壮的体魄是男子气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塑造男子气概的目的就是回应时代的关切，万斯（Norman Vance）在论述“基督教男子气概”（Christian manliness）时就认为，这一概念总是反映“当代的英雄主义和时代关切”（175），其根本目的是“试图控制整个世界”（Hall 9）。就笔者而言，达纳塑造的美国“男子气概”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反映的当下关切无疑就是 19 世纪美国在太平洋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殖民扩张利益。很明显，达纳通过殖民话语的修辞策略，刻意构建了一种种族化的权力叙事，即将被殖民对象民族本质化为“柔弱”“驯顺”的客体，这种话语建构剥夺了其主体性与反抗能力。在此叙事框架下，美国殖民者以“男子气概”为符号的暴力统治被赋予了双重合法性——既是白人种族优越性的自然体现，又赋予白人“对软弱的、懒惰的种族或文明进行正当统治的权力”（Leverenz 207）。这种话语机制典型体现了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认知暴力，通过将权力关系自然化，掩盖了殖民掠夺的实质。

在 19 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墨西哥成为其首要的侵略目标。这种扩张主义行为被包装在“天定命运”的意识形态外衣之下，通过将墨西哥人建构为“柔弱”“落后”的他者形象，美国试图为其侵略行径披上“文明开化”的合法外衣。达纳在《两年》中宣称，“四十名带枪的肯塔基猎人，十来个北方佬和英国人，足以对付一整团饥饿、慢吞吞、懒惰的混血儿”（197）；在参观墨西哥当地的要塞时，达纳渲染了要塞的“落后的”守备状况：“古老残破的”要塞“只有两门炮，其中一支被钉牢了，另一支没有支架。十二个衣衫不整、饥肠辘辘的家伙组成了驻军，据说，他们每个人都没有步枪。”（132-133）达纳对墨属加利福尼亚地区的“弱化”叙事具有深刻的政治意涵，这种话语建构与 19 世纪美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共谋关系。当扩张主义者宣称“软弱本身就是战争的理由”（Greenberg 227）时，实际上是在为殖民暴力构建一种伪自然化的合法性基础。

《德·鲍评论》（*De Bow's Review*）就宣称，墨西哥之所以被美国征服正是因为它“衰弱的”“娘娘腔的”性格缺陷：“它[墨西哥]混杂的人口具有文明的一切罪恶，却没有文明的一切美德……它是衰弱的、娘娘腔的、背信弃义的、虚伪的和变化无常的。……墨西哥是我们的。她知道，而且过去就知道，她完全没有能力抵抗我们。”（613, 626）达纳通过将彼时统治加州的墨西哥人描绘为缺乏阳刚之气的群体，成功构建了加州如同温顺的“羔羊”的形象叙事。这种刻意贬低墨西哥统治者的修辞策略，实质上为 19 世纪美国吞并加利福尼亚地区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在舆论场域预先完成了对殖民扩张行为的道德辩护。

在达纳的殖民叙事框架下，不仅加州人、古巴人、墨西哥人是“阴柔的”民族，就连中国、锡兰（现斯里兰卡）等亚太地区的“男人和女人都很衰弱”，他甚至预言这些地区的男孩“将成为像他们的祖先那样温和而无能的男人”（Lucid 3: 1075）。达纳采用的二元对立的性别叙事策略，实质上是一种殖民话语的政治实践。这种叙事策略通过将“他者”民族女性化、弱质化的表征方式，不仅暴露了其服务于美国海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功能，更折射出 19 世纪帝国主义知识生产的权力逻辑。

四、结语

总之，达纳的航海叙事是在 19 世纪美国海洋民族主义高涨、积极寻求海外扩张的历史语境下扬帆起航的，他在海洋叙事中塑造了具有强烈海洋禀性的美利坚海洋民族形象，构造了富有男子气概和帝国气质的民族共同体身份。这不仅增强了美利坚民族的海洋身份认同，也为美国向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扩张提供伪自然的、所谓“合法的”辩护。

达纳对美利坚海洋民族共同体的构想超越了单纯的民族身份建构，其本质蕴含着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殖民和扩张意图。达纳以帝国“拓荒者”的身份（439），致力于塑造 19 世纪扩张时期美国的国家形象。他通过构建海洋民族共同体叙事来强化海洋身份认同，宣扬美利坚民族的优越性，这种意识形态建构实质上服务于当时美国对外扩张的战略需求。必须指出：达纳的航海叙事所涉及的加州、古巴、夏威夷、中国等都是 19 世纪的美国企图攫取或企图进行权力渗透的国家或地区。达纳将这些国家或区域的民族塑造成所谓“懒惰”“和顺”“柔弱”的“他者”民族。与之相对，他将美利坚民族塑造成航海技术高超、“勤劳进取”、富有“男子气概”的海洋性民族。由此可见，达纳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他在“一个竞争的、比较的场域之中”得出美利坚民族为“最好的”民族这一论断（安德森 18），从而为美利坚民族对其他民族的霸权征服和殖民统治建构了所谓“性格理据”。这不仅巩固了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海洋属性认同，同时也借此扩散了“海洋天命”思想，客观上支持了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霸权扩张行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海洋霸权研究”（项目编号：24BWW034）和“杭州语言服务协同创新研究中心”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Duan Bo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8566-2880>

Zhang Ruiy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6681-253X>

注解【Notes】

①相比《两年》，学界对《古巴纪行》等作品的研究较少，其中 Mark McBride 著的 *The Colonizer Abroad*（2004）揭示《古巴纪行》中隐含的种族观和殖民意识形态，Leslie Butler 的论文“*Historicizing American Travel at Home and Abroad*”（2011）认为达纳前往古巴旅行呼应了美国对古巴的日益增长的兴趣。国内除了对《两年》的零星关注外，尚未涉及其他叙事文本。

②Richard Henry Dana.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A Personal Narrative*. Boston: Field, Osgood & Co., 1869, p.445. 后文凡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随文标注引文出处页码。

③Richard Henry Dana, Jr. *To Cuba and Back: A Vacation Voyage*. Boston: Ticknor and Fields, 1859, p. 24. 下一段落中凡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随文标注引文出处页码。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Acquisition of Mexico—Filibustering.” *DeBow’s Review*, vol. 25, no. 6, Dec. 1858, New Orleans; Washington City, pp. 613–626.
- Adams, Charles Francis. *Richard Henry Dana: A Biography*. Vol. 1. Houghton, Mifflin, 1890.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叻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lated by Wu Ruire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Bendixen, Alfred, and Judith Hamera,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UP, 2009.
- Caesar, Terry. *Forgiving the Boundaries: Home as Abroad in American Travel Writing*. U of Georgia P, 1995.
- Dana, Richard Henry, Jr. *To Cuba and Back: A Vacation Voyage*. Ticknor and Fields, 1859.
- . *Two Years before the Mast: A Personal Narrative*. Harper & Brothers, 1842.
- De Groot, Joanna. “‘Sex’ and ‘Race’: The Construction of Language and Imag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xuality and Subordinatio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Gend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dited by Susan Mendus and Jane Rendall, Routledge, 1989, pp. 89–128. DOI: <https://doi.org/10.4324/9780203402788-ch-3>
- 段波：《19世纪美国的海洋帝国想象：詹姆斯·库柏的海洋书写研究》。科学出版社，2019年。
- [Duan, Bo. *Imaginations of Maritime Empire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 Study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s Sea Writings*. Science Press, 2019.]
- Faulkner, David. “The Confidence Man: Empire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Muscular Christian in Mystery of Edwin Drood.” *Muscular Christianity: Embodying the Victorian Age*, edited by Donald E. Hall, Cambridge UP, 2006, pp. 175–193. DOI: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59331.009>
- Greenberg, Amy S. *Manifest Manhood and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Empire*. Cambridge UP, 2005.
- Hall, Donald E., ed. *Muscular Christianity: Embodying the Victorian Age*. Cambridge UP, 2006.
- Labaree, Benjamin W., et al. *America and the Sea: A Maritime History*. Mystic Seaport Museum, 1998.
- Lawrence, D. H.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Edited by Ezra Greenspan et al., Cambridge UP, 1923.
- Leverenz, David. *Manhood and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Cornell UP, 1989.
- 李剑鸣：《美国通史》第一卷：《美国的奠基时代 1585–1775》。人民出版社，2002年。
- [Li, Jianming.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The Founding Era of America, 1585–1775*.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Lucid, Robert F., ed. *The Journal of Richard Henry Dana, Jr.* Vol. I,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68.
- . *The Journal of Richard Henry Dana, Jr.* Vol. 3,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P, 1968.
- Mattox, Jake D. “Alternative Imperialism in the Age of Manifest Destiny.” PhD diss., U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7.
- Melville, Herman. *White Jacket; Or, the World in a Man-of-War*. Vol. 1, Richard Bentley, 1850.
- 约翰·佩克：《海洋小说：英美小说中的水手与大海：1719–1917》，段波译。海洋出版社，2025年。
- [Peck, John. *Maritime Fiction: Sailors and the Sea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1719–1917*. Translated by Duan Bo, Ocean Press, 2025.]
- Rouleau, Brian. *With Sails Whitening Every Sea: Mariners and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Maritime Empire*. Cornell UP, 2014.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Penguin Books, 2003.

Sánchez, Rosaura. *Telling Identities: The Californio Testimonies*. U of Minnesota P, 1997.

Smith, Anthony D. *National Identity*. Penguin Books, 1991.

隋红升：《西方文论关键词：男性气概》，《外国文学》第5期（2015年）：119–131+159–160。

[Sui, Hongsheng. “Key Term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Masculinity.” *Foreign Literature*, no. 5, 2015, pp. 119–131, 159–160.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5.05.015>]

Tocqueville, Alexis d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ited by Eduardo Nolla, translated by James T. Schleifer, Liberty Fund, 2010.

Triandafyllidou, Anna.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Other’.”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21, no. 4, July 1998, pp. 593–612.

DOI: <https://doi.org/10.1080/014198798329784>

White, Hayde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Johns Hopkins UP, 1985.